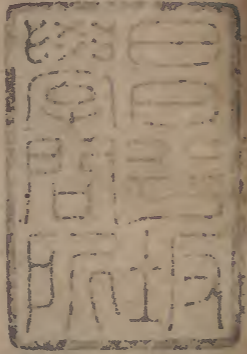


麟經新旨

志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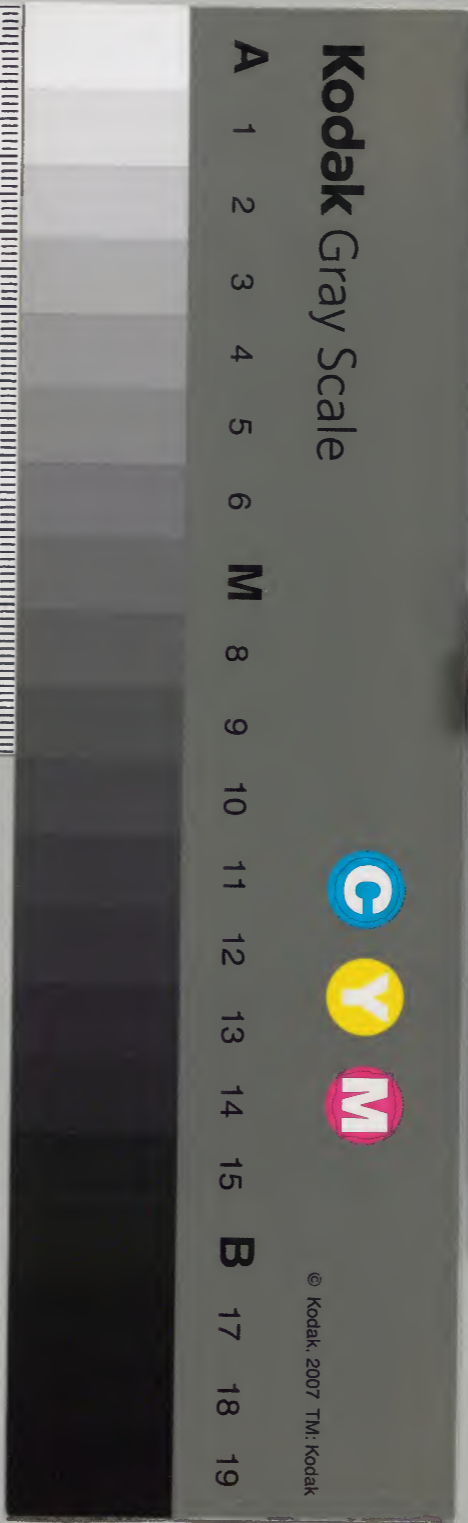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六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八		漢
函	三		
	一	九	
七	四	三	書
架	冊	號	類

(十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93	
冊數	14 (10)		
函號	275	71	



淺草文庫

春秋胡傳卷之二十

成公下

戊簡五年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
寅三年八年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
六死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
二十二晉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
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
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郟克戰勝令於齊曰
友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
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
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
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礼者
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

成公下

春秋詳寓責於內地之失以他之不可輕也
只本魯田也一句便是各人罪案前曰皆罪後曰罪亦見不
可倒置魯作宜三頭一脚祀字注看即忽奔傳馳詞執礼之
禮後詞易詞家可描寫

內地之一 偏皆不以道焉
主傳有二段上責魯下責晉甚明
加戰鞅兩邊俱用回再加公如晉三即盟蒲傳記此傳無拜
賜句

言汶陽 歸三田 孔子秉礼化強
即內地之澤失而知為國貴以礼矣
以爲國以礼者無憚於強向捲頰相形不可以合近多主側
傳亦可

捲夏伐陳獻捷事會歸却逆事盟平丘爭責事俱同主子產
執礼當強
言汶陽 變聘伐卿
望國而從伯命其自弱甚矣
以晉命非道非義為案以魯不能保不能立為斷土地甲兵

春秋二十卷

俱有季孫語

乘書侵燕

主楚奕折公一意辨長岸傳

壽納幣 伯姬宣公女嫁姜而此

經於大國而婚之厚而訛其越禮焉

過於厚矣及非所以重大婚之禮此意須玩勿誤作所重臨

乎禮之輕者

加取編遂以畧與過分作送女必親納幣必大夫

加如宋致女宋魯俱不當使卿

比衛媵上傳云越禮踰制悉書為後法下云敗禮逾制備書

為後法

殺 圖宋來佐文新城盾佐靈會宋立趙武會齊同 或加盾

佐成一比

即伯國追錄忠勤之凌而失刑可推矣

立武不可云洗煉及邪功正驗其所錄之非耳以殺同括為

主而以韓厥語點綴在中提以失政刑罰之○或加戰卿同

括欲戰書故同括欲戰代殺比字當○立武出會宋會齊已

是借用然經文尚有趙武字如會澶淵素十大封衛趙武書

人澶淵宋故素并趙武書人則已隱矣如蕭也趙武入盟同

圖齊趙武以上軍圍廬尤隱勿搭

城濮哀令狐盾

伯臣忠勤相繼則知賞之當延矣 全要舍發當延其賞意以據夷突伯言故曰動以置君定嗣

言故曰忠

威季之勤

圖宋信廿七歲中軍之九帥進用民之三謀此比可搭

彭衙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又有厲孟明增德語亦通

然衰勤於大於佐文若何必舍大取小

他如春王正月信廿四答賦復國事在此抑左傳伏雖但經

文空月似難出○至如侵曹伐衛會溫圖許敢假俱手趙衰

實事決不可搭

宣孟之忠

盟扈文七為晉靈女故

盟衛雅封魯不與扈盟亦補靈令諸侯事

河曲盾將中軍以敗秦

盟新城令諸侯以補靈

有救陳補靈恤患

裴林補靈討罪

有免侵陳補成公始事

他如遂會救鄆四國假節亦補靈然不恪不統便不可說忠

○至如黑球會扈二比皆手趙盾事俱不可搭

成濮哀佐文彭衙哀佐東盾被陳佐靈盾免侵佐成

同上但各就補佐二君上博也他動忠○或單出動忠也

二比伊終

○有救陳 有侵陳 行父如宣十行父如成六 比刺偃

內外相臣之忠有將於公命者焉

趙盾擁立及成韓厥稱其忠捕晉不啻所莊姬行父歷相宣

保罪亦

見矣

賈驥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音註

公孫壽蕩

意諸之流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

卿非祀也祀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

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詰

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

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

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諱于晉侯曰

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微晉討趙同趙括以

其不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

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

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

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

之失政

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音註

召音卻 賜命止此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

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

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

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

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

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

王畿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成范燮稱其忠補晉不當亦當如○上边旧出新城會邑公
舊股無當今易二陳更整
旧頭有盟危公宋會聯同主晉君听范文子釋行父听韓厥
立趙武欠是
或塔宋楚平瑣深比榮元奔歸傳彼多大動句甚膠
城濮趙衰趙盾陳 河曲棄盾書故 脫比以隨傳
而觀晉之賴於世臣而報功宜厚矣

天子賜命
經祀王礼加内而訊其賞之備焉
罪刑君二句例下說皆罪正見賞者之備也重來字君天下
只提过

○毛伯錫天王隨易同召伯賜天子
春秋兩祀尊坊而君臨之義倫矣
要得法天意代天為王極其尊對臣有繼天為子極其親對
民着只祭天王天子四字而主法主恩隱然可見勿開口便
說思法此等題不重事也
召伯賜 曹伯歸 旧係曹伯歸傳題不貼當作合後載
此
王室寇望國而僭賞縱小國而失刑

○燮聘會伐郟
以伯燮責討小者而縱兵者亦可知矣
原主晉魯分作也用前書來聘后書會伐聘而后會伐可見

晉之不義也聘之遠會伐可知卷之不立也晉既不能救魯
既知其不可各有二層今細玩書法東為晉也責魯是餘意
宜重責晉作而以責魯發二股於後仍挽歸責晉較為肖傳
燮聘
作盟微兵用義不足以服人也
盟主二字重看蓋接夷以安夏正是盟主之義既不救其患
而又討其成此是何苛據等何苛據盟主取書聘于伐之上
舉不可此意亦要見

內外合兵以討小而罪咸見矣
既無前書來聘書法主晉魯分作亦可專就伐與會伐上論
旧只用曹半句是未看傳中又牽諸國伐之句也
吳伐郟 燮聘會伐
伯國矣小而復虐之春秋所為歟
重晉作嫁既知不可是措公請緩師說與伐却時季孫語主
干

燮聘會伐 盟蒲 加伐鄭言汝明同
經祀伯主討戴要戴之事而責以信義焉
義乃主盟之道信乃固結之本吳初伐鄭季孫已憂中國之
莫恤晉初言田季孫已訊伯德之二三俱有不知自咎意
聘伐 嗜辱

視虐小寇惡之事而為盟主者可知矣
兩信皆有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向上云不能救而又伐之
下云不之罪而反與之為會上云魯之不立亦可知矣下云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
邾人伐郟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
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
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
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
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
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
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勝音註 為伯姬歸宋也
勝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婦從
二國來勝亦以姪婦從庄一娶九女所以

廣繼嗣三國來勝非礼也夫以礼制欲則
治以欲敗礼則乱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
則是以欲敗礼矣備書三
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巳 簡王 九年 晉景十八 齊頃十七 卒 衛定七
四年 九年 蔡景十 鄭成三 曹宣十三 陳成
十七 杞桓五十五 宋共七 秦
桓二十三 楚共九 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先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把叔姬一女
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
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
配重大婚之礼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
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
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
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
道豈曰小補之哉夷考杞叔姬之行雖

一子一春季孫有信不可知之說... 作之料繳... 取汶陽... 子奪棟... 或加盟... 換召陵... 致女晉媵... 伯姬作... 只致女... 經紀望國... 下只用... 批却伯... 春秋重... 傳中三... 事作如... 耳畢竟... 批却伯

春秋志婚... 媵之失... 伯姬作... 只致女... 經紀望國... 下只用... 批却伯... 春秋重... 傳中三... 事作如... 耳畢竟... 批却伯

紀也楚子... 不書者... 今以重... 不要諸... 能救... 之名

冬十有一... 楚公子... 音註... 稱人書... 按左氏... 潰楚師... 鄆孟子... 效死而... 者為國... 國之本

春秋莊... 胡氏此... 即波營... 不去何... 批却伯... 春秋重... 傳中三... 事作如... 耳畢竟... 批却伯

批却伯... 春秋重... 傳中三... 事作如... 耳畢竟... 批却伯

褒者致女... 家故致... 於遠故... 以為一... 或曰魯... 女與非... 則諸侯... 女自當... 秋七月... 晉人執... 按左氏... 于鄆秋... 銅鞮樂... 楚子重... 王命又... 不書者...

秋七月... 晉人執... 按左氏... 于鄆秋... 銅鞮樂... 楚子重... 王命又... 不書者...

紀也楚子... 不書者... 今以重... 不要諸... 能救... 之名

冬十有一... 楚公子... 音註... 稱人書... 按左氏... 潰楚師... 鄆孟子... 效死而... 者為國... 國之本

春秋莊... 胡氏此... 即波營... 不去何... 批却伯... 春秋重... 傳中三... 事作如... 耳畢竟... 批却伯

批却伯... 春秋重... 傳中三... 事作如... 耳畢竟... 批却伯

免勿去可知也平日固本安民之政矣固本安民正与為國之本相應重訓意不重罪意收書曰

為國之所重不在格而在本焉全在事字政字見個輕重此題不可分作宜輕叙事作借題

舊出城黃本入滑倫大謬傳明言城池為倫入滑何當○舊讀入長岸

為國之本有二在民与臣相意而已下傳有周以得去為本句雖隆莒之城何益乎雖廣土眾民足恃乎

春秋紀兵而用表致冠均罪焉傳明是二意宜對作上收你人下收此事以現凡事以法欲倒重素也謬矣或依傳上下半篇亦可已為不義正与以義驅之句相應謂兵以義動雖驅狄亦不担他自相侵伐已非除殘之義又与狄共為之不亦甚乎非謂中國相攻也曰非義而以藉搜于狄也特作多誤要之只重謹察夷之必上不義云云又周武王秉初辨此之所以謹取非正意下边秦狄並重現文伐二字可見

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未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桓白狄伐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收野庸蜀羗鬲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諛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二國用夷以相殘非義之甚者也自相侵伐四句是二比樣斷不可混上傳不知自反已可杜

意○自相侵伐即就晉狄伐秦○狄伐晉二伐言旧入秦人伐晉信伐甚誤今去之

盟黃 陽穀 晉狄伐 秦狄伐 或以遂乞師取谷代去本比非是

豈白狄比耶 言汝陽加取同盟蒲 秦狄伐 伯國失信刑以召内外之侮可為浚永救矣

或加書救同括請戰或會宋公聯立趙武代殺同括俱謬不如補 盟蒲 秦狄伐 伯國內携而外侮由信刑失也

皆戴交伐皆字交字要貼 此二比或搭以鹹外朝歌內 主會利或搭貞伐外晉伐內主却失謀要之上兼信刑下只一意對欠整○或出取汝陽言汝陽盟蒲在意如至鄭陵上以單出失信似偏本傳原側在亦謬上

○城中成 紐訊望國設險者險之大用也 只重謹禮意登休陰之六用大字對微字看依字用字便自

鄭人圍許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也說

矣苦雖特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

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狄曰百雉之城

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班尊卑分貴賤別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

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休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庚簡王十年 晉景十九卒 齊靈公環元年 衛定八蔡景十一 邲成四曹宣十

四陳成十八 杞桓五十六 宋共八 秦桓二十四 楚共十 吳壽慶五

案閱將一險字說入禮中將一禮字把作險用真堂簾森
氣象頌本貼一險字發揮中城在郭之內宮之外故曰蓋微
城亦設險大端不可說謹禮即不用城玩獨字可見經世安
民之道兩包甚廣而傳獨言謹禮者蓋為成公幼弱政在三
家發耳作文只說謹禮字命不必多作斷罪語

小國被患在失政而後國之設險非矣
傳擬高氏說魯之城懲營禍也故備言事命之命曰政命
魯曰禮各就其所急言也原主對作不為倒單合傳
城申城 墮郕費
現魯城之與軍而見作險之有得失也
以杜絕陵階云云照出然傳多明眼不可倒作只須緊貼本
陰大用相形
或擬良齊奔是歲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制制有章云云說
杜絕凌階保確但似僻

經於設險訓民者而皆醒之以禮焉
傳語對甚整齊若營陋不備云云昔者有萊大蒐云云
城中城 會平丘
春秋所記人以禮為險以德為威也
不以城郭為固頃平曰必別名分不以甲兵為威頃平曰固
結人心

經因與國狗伯之兵而示私親之戒焉
晉公只作事安尤愛就平日說而侵郭亦在內傳因后日事
判其今日之如此作文先驗明方斷罪然重重戒上不重罪
加謝奔出符公威立則作貽惠事矣
加年聘照此與夷仲年之異句比斷登揮不可兩分

齊勝
補衛媵女二傳罪宋公三伯姬

公如晉十
諸侯公諸侯葬是天子申晉矣故曰諱其原而不差要有謹
禮意

黑背侵
經因與國狗伯之兵而不私親之戒焉
晉公只作事安尤愛就平日說而侵郭亦在內傳因后日事

黑背侵
經因與國狗伯之兵而不私親之戒焉
晉公只作事安尤愛就平日說而侵郭亦在內傳因后日事

黑背侵
經因與國狗伯之兵而不私親之戒焉
晉公只作事安尤愛就平日說而侵郭亦在內傳因后日事

黑背侵
經因與國狗伯之兵而不私親之戒焉
晉公只作事安尤愛就平日說而侵郭亦在內傳因后日事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
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密
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
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
第以為後戒可
音註 殖市力反
謂深切著明矣 音註 術苦旦反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 齊侯 靈 宋公 共 衛侯 定 曹
伯 宣 伐鄭

齊人來媵音註 伯姬也異姓

丙午晉侯孺卒音註 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
先立以伐鄭孺乃候反

秋七月公如晉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
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
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
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厚之
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
在魯人不可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辛簡王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
丑六年 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
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
九蔡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慶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躒來聘己丑及卻躒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王簡王 十有二年 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秦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

陳成三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音註 周公天子 二公也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何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野而入三月復出奔晉夫人在無誠慈之心而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鬼神以人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

周公奔 罪王臣去位尤傷周道之哀焉 盟事在而不周公提過制出字作号令不行就在通處上見之

晉楚已盟于宋西門而此公則慕儼如晉听成也曰用家註 罪晉交夷不成題稔元奔傳搭作彼多大數執或乘稔搭作 晉楚有盟

文則 昔大國傳善救狄意亦無當穀梁命敗狄之例理甚長不知 胡氏何以不平

經抑伯曰之徵兵以兵不可私用也 此類當在書法上發他處意功命于人之狀以見其自反不 縮蓋惟誅討之義則可自請于天王而其氣惟恨怨會時 故義不待請於天王而必至卑伏屈損是一同意思非兩層 或凝會危伐陳陳即楚作徵會討或向非也傳中徵公句 是活語非以討或為定詞 或擬盟或批書討負芻作詐亂討賊句亦誤蓋批書是批 而後歸於王非請於王以合諸侯而批之也或出遠圍許 不朝亦非王命 遂乞 詩乞 丙子糧徵兵以行私春秋際陋之也 並叙內外交服作俱發乞字意○傳中屢乞戰楚營乞也節

一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 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 衛侯 于濱澤音註 濱澤地 關公羊

作沙澤○此晉楚為成也於是晉士熨會楚 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口與也

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音註 交剛 狄地

冬十月

癸簡王 十有三年 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 蔡景十四鄭成七曹宣十

未八年 七卒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 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 使卻錡來乞師音註 錡魚 綺反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或誰敢不從 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

加賦譚取朝或拜聖戰泓只以重內輕外喚起書法

經紀甲兵土地之事而皆折之以王為
主土地甲兵受之天子句重王命謹王度
下易成席深傳有鄰人土地受之天子非列國所得專句
東羊裝 遂乞 取汶陽 錫乞 只下二比同
同上但皆重王命耳不立疆里于王故皆書取不以王命與
師故皆書乞

○如京遂伐 加侵伐比只入叙中
經於因事修觀者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於伐而修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
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
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頃於痛快全忍書
法上於揮筆入意思不宜漫為斷語語君臣人君之大倫句
是綱與傳未大倫必正句相應教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
親之禮所以降教也夫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心
之分故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於后云臣
必敬君子必敬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夫倫必正諸侯之所
以不及於王室只為有一點慢心其所以慢而不敬只為
不知王之為重故春秋以朝王為重動他信忠敬心
如京

○如京遂伐 加侵伐比只入叙中
經於因事修觀者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於伐而修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
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
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頃於痛快全忍書
法上於揮筆入意思不宜漫為斷語語君臣人君之大倫句
是綱與傳未大倫必正句相應教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
親之禮所以降教也夫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心
之分故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於后云臣
必敬君子必敬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夫倫必正諸侯之所
以不及於王室只為有一點慢心其所以慢而不敬只為
不知王之為重故春秋以朝王為重動他信忠敬心
如京

○如京遂伐 加侵伐比只入叙中
經於因事修觀者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於伐而修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
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
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頃於痛快全忍書
法上於揮筆入意思不宜漫為斷語語君臣人君之大倫句
是綱與傳未大倫必正句相應教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
親之禮所以降教也夫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心
之分故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於后云臣
必敬君子必敬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夫倫必正諸侯之所
以不及於王室只為有一點慢心其所以慢而不敬只為
不知王之為重故春秋以朝王為重動他信忠敬心
如京

○如京遂伐 加侵伐比只入叙中
經於因事修觀者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於伐而修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
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
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頃於痛快全忍書
法上於揮筆入意思不宜漫為斷語語君臣人君之大倫句
是綱與傳未大倫必正句相應教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
親之禮所以降教也夫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心
之分故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於后云臣
必敬君子必敬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夫倫必正諸侯之所
以不及於王室只為有一點慢心其所以慢而不敬只為
不知王之為重故春秋以朝王為重動他信忠敬心
如京

○如京遂伐 加侵伐比只入叙中
經於因事修觀者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於伐而修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
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
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頃於痛快全忍書
法上於揮筆入意思不宜漫為斷語語君臣人君之大倫句
是綱與傳未大倫必正句相應教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
親之禮所以降教也夫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心
之分故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於后云臣
必敬君子必敬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夫倫必正諸侯之所
以不及於王室只為有一點慢心其所以慢而不敬只為
不知王之為重故春秋以朝王為重動他信忠敬心
如京

○如京遂伐 加侵伐比只入叙中
經於因事修觀者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於伐而修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
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
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頃於痛快全忍書
法上於揮筆入意思不宜漫為斷語語君臣人君之大倫句
是綱與傳未大倫必正句相應教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
親之禮所以降教也夫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心
之分故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於后云臣
必敬君子必敬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夫倫必正諸侯之所
以不及於王室只為有一點慢心其所以慢而不敬只為
不知王之為重故春秋以朝王為重動他信忠敬心
如京

○如京遂伐 加侵伐比只入叙中
經於因事修觀者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於伐而修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
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
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頃於痛快全忍書
法上於揮筆入意思不宜漫為斷語語君臣人君之大倫句
是綱與傳未大倫必正句相應教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
親之禮所以降教也夫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心
之分故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於后云臣
必敬君子必敬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夫倫必正諸侯之所
以不及於王室只為有一點慢心其所以慢而不敬只為
不知王之為重故春秋以朝王為重動他信忠敬心
如京

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

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
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
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
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
報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
臣討賊子請於天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
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
戒後世見諸行事
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邾人 滕人 伐

秦

十一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
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
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
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
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
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
位喪服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
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
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
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
道之大倫而至於此誠故仲尼嘗喟然嘆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
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
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
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分必正
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音註

宣公卒成 公負芻立

春秋二十卷

國維絕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甲簡王十有四年

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一卒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

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音註即渠丘公卒黎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音註婦姜氏有

婦姜至
甲國夫親迎之禮以訊其非正也
會葬封壤爵次道途皆當迎之于其國首

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媼也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緡侯滅卒

音註定公卒子獻公行立

秦伯卒

音註桓公卒子景公立

乙簡王十有五年

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行元年蔡景十六鄭成九曹

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盟成

已亂之道曹公可得之矣
一王過垂傳子臧歸國事在執曹後須叙明晉列負芻于矣作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

世子成齊國佐聖邾人定同盟于戚音註國

齊大夫國武子也

晉侯厲執曹伯成歸于京師音註特書晉侯討有罪也

伯主討罪不專謂伯討矣

叙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極重又不改自治二句又與討罪中的好處不可以不諳不專平看現得末句云未可也得真罪如此者句可見秦伯討頃亦非伯討者形之方見得空公足音出
加會伐秦盟成只作事實○加批滕專批衛濫只形莠如單
批郭伯 批曹伯
兩紀討罪不失正得正者異焉
上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以批非伯討也正与下相反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音註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

詳左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蔡元奔歸
詳外臣之出入著其正也

司君臣之訓句極重正其志于討罪也元不賴死而出奔非
徒不能治官也越境乃先之說直借援於晉期在必討
故自止河上居宋晉之款示以許之討則入不許之討則出
是以國入與晉皆許之討晉許討見李氏註而後入耳不賴
完二句是一時事而緊關處尤在不賴完一句上穰轅謂使
元不賴死而完云乃唯見也人臣之正誼如此故曰正以
不省文必華元奔單就討賊之心而奔去命○只華元而
單就下輕復上命

○魚石奔
孫臣去國而外臣請難之心遂矣

五大夫之言魚石舉重也仍就定國上見其出入之志于討
賊不可徒美其功每書法

宋楚平 捐澤合晉楚之成

去臣有安國陸渚之熟所以取重於國也

皮大勳句既多明服况二事俱不美只就魚石口氣命之

加太服倒作大勳只依魚石語入敘事內

華元奔 轉奔
大夫之去國或成其忠或成其信也
魚府曰元反必討齊魯曰必子難在救撤穀累各証

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音註 宋殺其大夫山

殺而山不書氏有司法守之

辭也魚石公子目夷曾孫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
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
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
肥華元曰我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
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
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
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
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
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
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
重詞之復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
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
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轅謂使元
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

○鍾離

中國親借王之長春秋特詞以傷之也

華元與常例殊會是特書吳楚皆借國楚在他公時未嘗殊
會元與常例殊會故傳以成襄之問中國每伯之故特起殊會
之法齊晉大國云云語意要透曰不能與敵曰悅首東向曰
傷之必大感憾意蓋鍾離相向正所謂往與之會而主吳
不但其其會之而已通吳以制楚意傳未及不必杜其

○會行止 鍾離 加相向同

兩規經之殊會見正分謹防之意矣

各就着法上說以尊字賤字起重不敢抗不能敵士不能敵

是實語不敢抗是命道理不可形者桓

鍾離始偏于祖與吳謀偏于向吳謀楚

中國廢朝借王之夷經皆特詞以傷之也

○鍾離 盟宋襄廿七

中國與夷會盟皆時事之可傷者也

通吳之始交見之始兩傳俱有傷字東向而親吳南向而親
楚吳的討

春秋紀年有示抑外傷內之意有示治內禦外之道
殊會意在夷狄而傷中國不能與之抗書及意在若中國
而見外夷不可與之抗皆特筆所以共伯業也

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

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

於人而忍

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

離音註 鮪音秋鍾離楚邑淮南縣此會吳之

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

自是大夫

自為會矣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
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
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祖于向意
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
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
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

春秋二十卷

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 齊侯 衛侯 宋華元 邾

人定 于沙隨不見公音註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

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不王法

其於魯事有若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

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

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

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及其

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

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

辱深可耻焉者矣骨為直書其事而不諱

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

春秋二十卷

十三

春秋詳紀兵示幸勝力勝之戒焉

以隨不見公 加諸此只亦書法起

春秋不諱望國之見辱示守身之道也

晉主諱魯不過以沒期而魯之後期定由內難正所謂血者

而晉乃所說不見則曲在晉不在我自反多歎雖直書何妨

筆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以正己而全恤乎人一句作

守身應物伸道崇義大勇浩然俱要點

假許 盟出十六及父盟 取郭

聖人存巨孔子諱詞亦視其不諱不諱者而已

反以隨者則此皆有歎于心雖歎不諱而不可得美重存臣

子之禮上

假許 歸也

經緯內而揚其美臣禮然也

出取郭焉謹問同

於李歸道朔八郭高子盟義平善郭勢

實救道郭也郭次郭又黃也勢同

前止道郭也郭次郭又會稱勢亦同

伸道不伸郭也云泛命春秋之意恐難擬題况直郭義就

一事中此道從郭此義彼矣而聖人重此不重彼故曰正已

之云折作四比失傳古矣

又有出郭母抑子華弗克納且八百乘王桓不伸郭盾不任

集尤惟

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辭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魯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音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 武 晉侯 厲 齊國佐 靈 邾人 定 伐鄭

音註 尹子周卿士子爵也 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十四

會尹子伐部

鄂陵傳已亦明不可作晉忠出

曹伯歸 加批曹伯周晉子執句

王室既有罪失天刑矣

時說曹伯不名王室未嘗絕其位也。是事實非書法細玩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所以二字自是聖人主意按鄭行等復國其罪未若晉魯春秋執書名以絕之則負芻自合書名然而不名所以累乎天王見其位已絕特王不絕之罪罪竟兩書法。當時周之衰全在刑賞不行。示天下因晉之批。是極便一節。批公却放去了。除刑賞把甚麼寫。今天下故曰無以爲。

春王正月僖廿四適歷或鞅歸

主善不蒙賞二句文不賞不推定不利意加。但切但恨

月難出

曹伯歸 趙鞅歸

春秋兩說縱深初知明刑之重也。

因晉人之請因韓魏之請上條云身以爲天下之共主下傳云其能同乎要見刑典極重與天下全仗此爲維持意。

曹伯歸 黃池

明於天下之計者宜討有罪而抑強夷矣

二傳皆有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句。上自刑賞說下自條統說君臣夷夏王道伯業。

執若丘 以下諸題俱主刺僂傳

即內臣見錄而伯主信說之失見矣

示主宣伯傳說不忠卻望信說不智。細玩指晉虜區亦良是

刺僂傳純是述事。未定子奈去前。有許公子晉笑及晉人

批委孫句。故所說可屬晉君。後只有范文子謂委武子云云

乃許晉平故納忠俱主范文子

僂如奔

說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主子僂文子全要本故字孫求

若丘 僂如奔

蓋降臣見言說者之夫。遂說臣見納忠者之善

以對其文子爲主僂如奔伯帶之

郭忠

內臣之見釋由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忠於執人一意范文子声伯只点

若丘 盟危如僂如奔同

即內國採維內臣而所言之得失見矣

亦主卻范与若丘僂如奔。主同要說出。國魯之憂危意

僂如奔 盟危 加若丘只以卻聲。詳說起

魯之得以去好而自贊若伯臣賜也

只主范文子

春秋二十卷

十四

曹伯成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聲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同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爲若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丘音註

晉地若

音條

冬十月乙亥叔孫僂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犖盟于扈

音註 晉許魯 平交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及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鉅趙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犖曰魯侯待於壞墮以待勝者卻犖取晉於宣伯而許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犖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庶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

鄆陵 涉隨 尹伐鄆 若丘 僑如奔 盟危

伯國始信謀以辱內而仇幸伯臣之納忠也

以晉侯所說孫魯君執魯臣假起倒赦季孫出叔孫作歸美

范之六 鄆陵 涉隨 尹伐鄆 若丘

即望國君臣見條而伯主信謀之失彰矣

只涉隨若丘同或主兩水水凍

竹父如齊宣如晉或盟危 此傳不搭文公竹父如

伯臣信內臣之矣而條之善可知矣

擬左註二君指宣成此係范文子語宜系文子行父忠以忠

如齊宣元請命如齊宣十 願如晉成六贊如晉成十

相臣忠著兩朝臣其足以動人也

竹父如齊宣如晉或盟危 即內臣而例之外臣大夫之說也

條傳以語說破命他律謀之巧食不可不意

盟危 取郭 加若丘公孫同

望國之相臣使臣皆足以動人也

范文子孫子乘書趙文子言于牙木俱是忠回分忠即非也

沙伯 若丘 公不與 意如 此批意如傳

伯國而魯內之君臣則謀與貪之為害也

一因僑如之諧一因知苦之詐俱詳君而批臣晉房卻雖晉

昭叔向

出盟危 若伯告范文子釋竹父意如至惠伯告中竹穆子釋

意如主洪若言所利害上終屬杜撰

主 夏伐鄆至首上

伯兵不獲於夷而修盟之故可稽矣

見雞深傳則縱俱用柯陵

春秋紀信若若慎外之同焉

不必斷罪

統望國 齊帝訊其非時之甚焉

九月辛丑之七月非時矣當以正月上案收用字簡意不用

若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
晉御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
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
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
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久
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
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謔
愿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乎赦季孫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犢盟于危
歸刺公 音註 還音 旋

丁簡王十 十有七年 晉厲七 齊靈八 衛獻三
亥二年 成景十八 鄭成十一 曹

成四 陳成二十五 杞桓六十三 宋平

二 秦景二 楚共十七 吳壽夢十二

春衛 北宮括帥師侵鄭 音註 北宮括 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 齊侯 宋公 衛

侯 曹伯 邾人 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音註 柯陵 鄭西地 此

盟之 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咎出奔莒 音註 高咎 齊

九月辛丑用郊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饑叩其鼻血
以薦也古者六畜不
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冬伐鄭上
五月伐鄭同

公至自伐鄭十七
楚子申師於汝水諸侯還亦至柘陵前二伐皆以公致此猶以伐致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音註
瑩乙 耕反

冬公會單子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

齊人瑩邾人定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音註
狸脰地闕狸力之反脰市

反軫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音註
邾音躍且音從允公卒宣公輕立

晉殺其大夫卻綰卻犇卻至

楚人滅舒庸音註
舒庸東夷偃姓之國

戊簡王十有八年音厲八弒齊靈九衛獻子三年
四蔡景十九鄭成十二

曹成五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音註
厲公弒悼公周立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諛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匡麗氏使程滑弒

公如晉
朝嗣君也陳與傳格作晉君方明無當

伐宋入彭城
春秋紀兵而助者為逆者均罪為
傳中托於諸侯二句亦是凡上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者遂
屬上段不當納也惟其非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其已絕故
魚石復入為甚逆
止出入彭城只責魚石
楚郢伐宋
春秋申大義故漢惠兩國之党按為
不言納書法屬下文難借用只注
次部傳楚人得君而臣

是助與郢宋中國云云二意俱在魚石上命
魚石入 齊魯入
經而紀逆自漢國兩皆甚其罪為
其然類晉致亂各点入
十句聘
至望齊傳格作逐夷并五
杞朝公語晉君杞伯于是驟朝晉
陳外傳格作晉君方明

楚郢侵宋 救彭城也
春秋紀兵而助逆漢夷均罪為
與楚郢伐宋同大意同

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
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樂書之名氏何
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
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
於樂武子濶畧如此乎孝者深求其旨知
聖人之誅亂臣誅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
與言春
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成 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音註 彭城 宋邑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日納宋魚石子彭
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

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
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
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
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盈是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音註 築墻為 鹿苑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成 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音註魴音房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
邾子宣齊宣崔杼同盟于虛打音註虛打宋地打他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春秋胡傳卷之二十一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非定妣謚法曰事有功曰襄辟十有德曰襄

已簡王十晉悼公周元年晉靈十年衛獻五年魏景二十年鄭成十

三年晉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
五年宋平四年楚共十九年秦景五年吳
壽夢十
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平衛甯殖獻曹人

邾人宣邾人宣滕人成薛人圍宋彭城

襄公上

○圍宋彭城

經於向主討叛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修明一床字不得取不海受申者不

登叛者不成其叛也誌至人書法上說不可認作楚罪追字

有味晉放義叙處見之

加伐宋入彭城同但以上比已取已入倒入辨斷

取汝陽吳城崇城序序同

正疆域正封守即指本傳豈可擬題

○圍彭城城序序

經於分地有追書以示度有特制以示守

通以聖人大意立命不須斷罪係宋者明為宋之當有謹王

度之意不係鄭教責鄭之不能有荷表世之意

○圍宋彭城追書成鄭虎牢還係

春秋不與夫崇亂區區者而兩係此於國焉

制已封邑石而伐之矣晉已還疆界而伐之矣上王度下王

圍彭城之叔弓會陳楚滅陳使穿封戌為公

春秋有存邑以謹王度有存國以令天德

以國不可滅世不可絕對上禁不得取石不得受

制已封邑石而伐之矣晉已還疆界而伐之矣上王度下王

圍彭城之叔弓會陳楚滅陳使穿封戌為公

春秋有存邑以謹王度有存國以令天德

以國不可滅世不可絕對上禁不得取石不得受

制已封邑石而伐之矣晉已還疆界而伐之矣上王度下王

○伐鄭次鄭加壬夫侵同只昭剛救

惟伯兵放義而味義者多可食矣
近欲軍重予晉將置下牛傳於何地耶且傳是削楚以罪鄭
非削楚以形晉也但傳首楚難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
當從楚之案后云不以大義裁之正与放義字相應則曰
二子晉以君臣言罪以夷安言載然為二亦似未精蓋二
我宗德重君臣之大我初當即矣矣漢更存時不影如辰
陵之攻是也豈專以夷安論遠哉我作文以晉放義做越就
我字轉下依明鄭等可救意取不言救次鄭是韓厥以偏師
伐而諸侯以之與伐初次不同文中只作事實
只韓厥伐鄭申主予晉亦可
○圍彭城 彭城不重傳云皆放于義領極揚說下
大意同車圍彭城不重傳云皆放于義領極揚說下
鄧陵 入彭城 圍彭城 伐鄭次 壬夫侵
經二 同味義故予伯討而累外救為
且以鄭為主身以集矢故而從楚為魚石之納非義也故晉
可伐楚不可救

○圍彭城 伐鄭次 加伐 入彭城只序黨叛事起
經謹君臣之分兩子伯兵之放義也
惟魚石為叛臣故義當圍惟鄭助叛臣故義當伐不必大開
巨本傳中遂字準於特放義意善書法
鄧陵 三伐鄭不載伐鄭次 壬夫侵 去伐鄭次同
經有載圍從夷之非特別外救以著罪焉
此題字訓魚石事只主前救以見此只見鄭之見討也

轉到救楚上

曰題鄭伐宋入彭城士夫侵同伐宋入此以混釋君助臣
意公易三伐鄭
○大抵此傳題每圍彭城則只主罪鄭每壬夫侵則只主予
晉
○子夫侵

春秋不假外夷恤患之名顯或國之時義也
用伐鄭次傳前較邊深從楚重大義裁之句覺魚石累點
子卒是救鄭固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也○此題与楚人救
衛通用
邾朝晉衛聘明商王崩
列國但知交隣而廢禮之罪甚矣

麟正新篇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善圍彭城
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
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
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
之楚雖連其地君子不登叛人
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

邾人杞人次于鄆音註 鄆鄭地○書次從晉
而木決也亦以見復

難 伯之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
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於
鄭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
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
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
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

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
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音註 降平聲
為去聲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音註 簡王崩子
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 使公孫剽來聘晉侯 使荀偃來

聘音註 則反

簡王崩卦告已及載在諸侯之策矣則宜
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
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魯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
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
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春秋十一卷

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庚靈王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魯獻六秦景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遷五六二十吳壽慶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公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賁卒賁昆去反薨上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虓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息荀息會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息荀息會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

年

虎牛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阜今為汜水縣嚴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鄭師伐宋楚令



春秋左傳卷之六

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
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
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
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
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
語滕君也夫姦焉思故封疆而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
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
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
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
鄭之不能存也其聖人以
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丑王三年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
卯二年三年二十二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
八隊成二十九桓桓六十七保平六
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慶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壽音註楚始
伐吳

公如晉長檮
音註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音註
晉地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伯

莒子犁比邾子宣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
澤音註雞澤
衛地

同盟或以為有二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
同一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久往

盟齊伐

曰用長檮傳楚矣至臣是以弱於吳然左傳字子靈事安羅

外臣辭大札于望國河語知札矣

主遂納幣傳志敬節其句以孟獻子失禮起倒知武子作

經紀列國瀆分之信而著其恨外之同焉

胡氏只因王臣一句反獲亦命見難澤書同為此不為彼也

純無斷罪語與清立不同你文只就當時勢出個恨楚

之同便了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在城陽是後事

傳只引來以驗其有戒心非因此而成也

加盟也同欲也反獲只于起處一力

難澤同欲反獲

經紀同盟有者其恨之協者有惡其心之疑者

盟說謀王室釋泉謀伐鄭女栗頃王立

同說以不書同作案以傳末王臣命將一段作勘者來此題

全要於三盟不書同以為書同之力不重斷罪

○柯陵 難澤 平立

春秋迭紀恨外之信而皆著其同欲也

按叙畧點三段混雜各驗比雖未出亦須各察噴小意只識

一句便了

春秋迭紀恨外之信而皆著其同欲也

按叙畧點三段混雜各驗比雖未出亦須各察噴小意只識

一句便了

春秋迭紀恨外之信而皆著其同欲也

加兩伐郭表僑如陳蔡歸同但入驗宜僑絕
加盟洮翟泉女栗同只如傳亦遇在前
○夏伐鄭至子重冬伐鄭至子中
伯兵而不競於夷修盟之故可稽矣
起繒用柯陵須知柯陵之盟非為二不競而恨乃即二不競
而斷柯陵之為同恨視傳會于柯陵之歲句可見不競根幸
勝來然不重
加柯陵倒同盟作如單
伐鄭至 伐鄭至 房歸 吳歸
兩皆內弱外強一而和諸侯同恨之由矣
上驗柯陵下驗平丘雖深亦此例
出柯陵平丘同意
出袁僑如公右吳歸是雖深平丘脫毋
突救 蔡丘齊桓不取盟齊孔
王臣明義諸侯奉法二段即下文斷罪之案擬題言也
近以晉侯伐衛文元或執曹歸京成十五易葵丘與王臣並
不切

袁備如及盟
經紀大夫之盟見叔之執統於公為
諸侯會而大夫自為盟自此始也楚是事寔諸侯執未失政
是正意見與傳不可說予他亦非幸之
只袁僑如公主雖傳
同盟出莊名戊申隕石信名取鄭諸城孫齊諸各
春秋之有諱有不諱者參文質之中也
此傳文質皆從諱名上承蓋古不諱名也帝道也周以諱
易名文也王道也夫子兼帝王而參文質故其諱之文以諱
同惡而從其不諱之質以紀君名文質有本末故畧放其文
盡從其質故從字有對酌文以全忠孝質以存寔錄要公法
萬世意
以取鄭諸城城隔陽甲午或午伐鄭取都俱同然午亦出代
北終未安
盟出同項名戊申執小邾子宋八
春秋不諱君名從其質也
傳云書戊申則宜申辭捷子申公朝但不可出傳云書宋八
則宋仲與宋公侵楚等比似不可出者表公名指午卒則
午伐鄭甲午斬婦等俱不可出
射姑執不孝仲孫來不忠 却此同
傳中諱禮獻後二句亦自是諱上說此題何當
出五國伐宋共辱父之公陽生入時乞從景王亦同
諱迄或捲戰却皆虎請等原

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
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
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
工人也而不書同盟則此三盟者正所謂
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
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
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
侯還難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
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
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
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丹子單子劉子亦
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倖信明
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
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
諸侯約普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
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音註 隱去聲下同 嬰
平聲見去聲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音

註 諸侯在而大夫
自為盟始於此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工靈王 四年 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
辰三年 二十三年 鄭僖二曹成九陳成三
十在祀和六十八宋平七秦景
八楚共二十二吳壽慶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音註 成公卒于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
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

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城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攷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遇者違禮以為孝誦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音註 妣氏成公安襄公母妣杞姓

葬陳成公

叔豹如晉四年
曰主遂納幣傳豹不伴三娶文王為知樂與志和音雅不切且左傳有敢問何礼句亦可云知礼矣近說兼知礼知樂亦字也

公如晉至襄公時七歲
此襄公事王公在楚傳宜矣冬如春至而歲首不書公在晉者以內外各危也獻子相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從屬鄭之類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音註 定諡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癸丑王音註 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巳四年音註 二十四鄭僖三虢成十陳哀公

弱元年音註 杞桓六十九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其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音註 以鄭世子比魯大夫故書叔孫

巫如晉

公子發聘
曰主李註伯葉盛不成題

春秋經傳集解

五○公吳善道
即伯國布命於遠夷而知遠夷之慕義矣

此乃會威事寔但書法在會威方於作文當以會威稱人則
起中開只擬彼所好此告期描出一段慕義光景未証明然
則威之會乃吳人來會云云仍錄稱人擬下傳諸侯往與
之會而主吳耶則稱同書法則此公分明失休庸擬故主
此亦有見

○公吳于威
經遠人之從伯好而其情見矣

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為主諸侯往會便是主吳皆非有兩會
主是實主之主非字會也至久之情見矣句極重至人之情
只是實中國欲使夷狄效順與荆聘傳與人為善之情不同
○會威會相會會向俱同

現春被進退遠人非非為中國計也
須以聖人之情為主不重事實傳而則字亦下得有味
○會威人會相會相舉人入鄂字
春秋於遠人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焉
各休貼兩則字各就聖人意上發上弄其下闔

冬成陳見陳以傳
伯國勤防之役而與國不可背矣
子李駐師敵子固有知時之慮彭名振旅武仲已致竹札之
夏

貞伐陳救
陳述傳所云救陳指會為事非指此也不可用即連成陳
也亦未當
昔人戒節
小國陰謀以取國春秋誅其意焉
昔女為魯夫人夫入多男有女还于莒有外孫鄒子立甥為
後

加梁亡依傳倒作文中入办
七○城費
現世巨越北之投可為後戒矣
此傳或指越禮罪而或重世官責魯俱是偏見當反展熟玩
亦來是謹微之意行父相三君之則固忠于公室而不顧
其所入之私邑是季氏亦未嘗為善也及行父卒云云曰
遂與曰蓋表見季氏之弱魯自宿始而城費乃宿不忠起手
第一件事觀其後云云則今日之城明是個破籍之漸強私
弱公之前漸與宿字重看向使宿不世及于宿寧有是乎大
抵祖父賢者子孫未必賢即如行父一卒其子孫就幹出不
忠的事亦用人惟世豈不始教此又把宿之不忠事以戒后
之世官也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以取國之戒二句作突
毒而以用人不惟其資三句用味噫語大發于后 群小媚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音註
善道吳地○魯

衛俱受命於晉
故不言及吳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比

邾子 滕子 薛伯齊世子 光吳人鄆人
于威音註 威衛地○於是盟于威吳初與諸
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又

盟春秋終諱之
見哀十三年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
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

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威之事
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
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
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音註 好去聲為去
聲見音現

公至自會

冬戍陳音註 戍不書惟悼公之
戍陳鄭也特書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

陳

十有一月公至自救陳

春秋經傳集解

之句亦有味正見得用人惟世自有勞擇意肯者

加作三軍令中軍只作強私弱公事矣

丙臣忘先德而固私也春秋亂其越禮也

隨費股只作一驗不出亦同○或只出盟處城費意欠完

○行父如晉文如齊宣如晉成

二此只是相三君事迹作文洵輕叙過極其忠公室而不

顧私也隱見世臣不必皆文子意方妙

出會陽穀文十六如齊宣十盟成十六同○宣元如齊傳

先有相三君句但了語又多勤儉事實故載此刺儻傳有

相二君句指宣成不出相文事須办

城費 墮費 按私邑之與墮而越禮者之罪著矣

如傳驗作文大意同案

如晉 如齊 如晉 墮費 只若江墮費同

旧主行父效忠孔子謹禮各悅婦城費甚欠整

季子歸 三卿伐莒作三軍同二出季歸僖正月宿如晉

城費同

用入者當惟其賢不當惟其世也

主用不惟其賢惟其世比出季歸傳有賢德為國人而與

不緣宗親尚尚可或塔蔡丘管仲或伐比副展禽廷其矣幸

郊在天出首止蔡丘管仲公孫平丘子產尤可笑

○城費 却立

紀越禮委叔之事可為用人行政者戒矣

上用墮費驗下用泉察驗上有漸字萌字下用泉梁傳微字

兆字

止如若立下加泉梁意同宿先大夫之忠平先君之明

固宜有此

城費 作三軍

丙臣之固邑專兵皆足以垂後戒焉

辛未癸 行父卒

甲靈王 六年

午五年 六年

二把但七十卒 采平九秦景

十楚共二十四 冥壽慶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音註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溢

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

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

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

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

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

黃歇進李園之外於楚王曰不韋獻即

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

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

欵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

度如郭 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音註

十有一月齊侯滅萊 音註

七年 音註

六年 音註

六年 音註

六年 音註

禮記卷之十一

字要發 卷陳述王傳未卒却伯處歸陳侯一段再加合鄰八叙事中

與國矣伯以流夷春秋里詞以罪之也

禮義二字要醒頃恭着上傳中國者禮義之所在經矣中國

便是矣禮義了擊字亦要玩晉君方明數句不重晉勢盛乃

為陳畫策謂從晉可庇國耳勿以德與勢分股為陳兩策正

是禮義之重明易為者故曰路曰門

陳伯勤於與國而和皆伯之非矣

傳引成故不重責陳皆德蓋言晉如此致勤而陳可恃以死

恐玩亦既勤矣下即承以為陳侯計者云云可見○傳中諸

侯又救之正指會鄰事觀其曰上二年云云今楚令尹云云

惟此方救而彼即出故為輕矣中國同出伐陳救陳甚誤○

或出伐陳救陳陳會鄰供主恤患之勤尤宜謂

公如晉成十八悼初立會成惠二荀蒞謀維深同款

現伯勢之能見遠伯者之失策也

主晉君方明三句味未切當即出亦只借題發意察叙總斷

出把伯朝成十八問晉故驟朝于晉韓厥伐却不在八鄰內會

威衰五吳亦來合同

把伯朝 十二國伐却 九年解睦

不見附左秦乞師代晉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其卿讓

善云云然三比已不成題况割出二比乎

陳述 獲發

晉伯唐為二國計者皆過也

不用貞伐傳若然信任仁賢云云对上為陳侯計者云云

公如晉

即內君之赴會而所命不宜向大夫矣

如晉朝且所朝聘之數主刑丘傳察公在晉句唐然宿不宜

會末歸失正

陳哀三不孝公何元年陳平十秦

景十一不共二十五吳壽慶二十

壽邾子來朝音註 邾國名少暉

氏之後音談

夏四月三下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 宣 來朝

城費音註 費魯邑音秘○自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

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

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

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財無藏金

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

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

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

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

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

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

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

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蠡

冬十月衛侯 獻 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

父盟

趙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成

曹子 比 于鄆音註 鄆鄭地音

委又音為

禮記卷之十一

春秋卷之十一

業雖說亦要見文襄時並至使大夫听命之事

○遂如晉備三十一詳曹四公如晉文三請改盟 或加本年公如晉以悼故修業綴之末堂

同上 二後皆有為未必恰當文襄三年聘五年朝之期仍實說為是

出圖許伐許同○公溫垂阼亦同○若城濮敗箕是雷殺傳

○刑正 澳潔 加公如晉只點入一駟

如單傳中夫豈朝夕之故執正與下傳善惡積於至微同意正是謹始也

加公如晉本年只用在末一驗不可以今日之暮他日之列國分服

脫出公如晉澳梁欠安傳全重後獎挑出始字豈可以驗始驗終乎對

伯好委之失即望國之失正可見矣

仍主單作公如晉原听朝聘之數因悼使大夫听命故宿歎襄初而代之若却伯便自會了後足云今日之暮已然何怪乎後日云也

○邢丘 作三軍

惟政與兵其權皆君所掌操也

○邢丘 盟末

春秋謹始之意為大厥大防計也

出與梁荷偃專盟公申楚度主合是脫毋

經說伯國有修先業初委政者有棄先業而崇私者

○貞伐鄭 加侵蔡獲同

春秋畧武國之平外外失謀也

此傳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皆保其國一句斷之庶服不信只是挑別不書平之意不可如此為主也前日侵蔡不是到今日不從則力不能救之則晉師必至却安身可奈何雖欲守信而不可得故為犧牲待境之計耳待盟可不信不信故其平不足紀也其能固乎正與保其國相虛尚爾不信即是不能保固也此是事實非斷語也失于事大乃失于事晉蓋楚氣察而後事晉得安耳非欲其權于楚也

○獲燹 貞伐 文陵 八呂矣

事大以智而二國之得失分矣

主傳勾踐事吳句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為國人皆喜子香獨懼可對上同人皆喜子產獨不順但上順下悅

○侵蔡 貞伐 代鄭盟戲 楚子伐中分

春秋詳紀兵信而深答二國之失謀也

意見卑末二比只作待盟境上之實晉來則為戲之盟楚來則為中分之盟

○侵蔡 貞伐 十二國伐鄭 再加楚伐晉伐同

一舉而召內外之兵或國之失謀也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鄭伯克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音註

君具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

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

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

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

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許

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

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

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

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克如會未見

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

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

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述

歸陳侯聖人之肯微而公穀之義

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音註 魚

陳侯 逃歸音註 自是凡會 同無陳

春秋廿五年

同上 交爭與待盟事定俱在二伐上書優削平尚書法

加鄭師伐宋楚令晉宋衛侵鄭諸大夫欲洪晉易雞澤公加

主困楚令而欲息有於晉

武國被兵不息皆失謀致之也

主晉楚爭却自茲非得寧矣句楚叙過原到侵蔡失謀重

武國召內外之爭由失謀也

仍王晉楚爭却句大意同上

貞伐鄭根侵蔡句救鄭報成句

紀外夷攻恤之兵而原罪不智不義者焉

侵蔡與故楚舍之侵宋有意致晉

脫比毫北傳

國耳子展俱是失謀

只伐鄭盟國同

武國失謀而昭惠可說伯主用謀而成功可示

下二股如連伐却出則堂在九年伐鄭斷

貞伐 晉伐 會歸 平丘

同主子產之用不用然子產不順語在獲慶后說不得違

言

○侵蔡 貞伐一滅棠 入鄭

失謀與夫守皆危國之自也

子產慶禍之莫大沈尹成策鄂之必亡而傳皆引孟子語

獲慶 貞伐 夾谷 歸田

從不修文德而有武功句比出然夾谷傳何嘗有文德字

士句聘

主隆納幣傳知札作衡雅之受不忘先君之功形弓之藏克

承官守之命

九○伐鄭盟載

伯國得善勝之謀經而美也

二分回軍是以回軍分作二軍楚以全師出此以一軍登

出三次而我出只一次故不戰而可散楚與諸侯之銳句不

開惟有外兵相合此我軍明以可分而楚不得以軍弱也

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其然不戰則自今日始矣只

重善於散楚上不可以服鄭混之悼公知營並用頃知時之

時楚比桓文時更強但可激而不可乘武子見得分明非慢

為退也下書尚魚非書法傳若蒙其成以見其謀之善耶

于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却失詳然只存今日伐鄭之

殺梁子口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

年誦侯侯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

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

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

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

乘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

是門故書逃歸以罪

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丙靈王八年 晉悼公齊靈十七 衛獻十二 蔡

申七年 景二十七年 鄭簡公嘉元年 曹成

十三 陳哀四 杞孝二 宋平十一 秦景

十二 楚共二十六 其壽慶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 侵蔡獲蔡公子燹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 齊人 宋人 衛人

邾人 宣 于邢丘 音註 邢丘故邢國今

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

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

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

則以為大夫稱人賤之也昔周公戒成王

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

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

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

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

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

八年渙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

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

春秋十一卷

廿七

...

...

...

貞伐鄭及楚盟 伐鄭盟 如單
原武國被兵之故而子伯王得料外之謀焉
加伐鄭尚魚同只照下書句或手與伐 鄭截斷主不信不
戰亦非也

伯主用善陣之法以救外春秋所便也
重盟戰定謀作三伐鄭實行不戰去謀尚魚只照下書句
加貞伐鄭同○加或鄭貞救及楚鄭伐宋主楚報救之而不
與戰句
只伐鄭重盟三伐鄭同但以下書尚魚句○下只二伐亦同
○或去首比或加批良帶或加介申或加城濮皆屬尚魚傳
○盟戰 貞救鄭
春秋紀兵信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伐鄭而即許之手楚救而不與之戰皆救楚之謀也
○一伐鄭牛首貞救 必至 二伐鄭北林公至
伐宋不待楚至與戰

伯主而不交兵于外行善謀也
二至正見不與之戰于囊方受鄭驕之成而陽陵之象已侵
北鄙而歸矣子囊方乞秦唐之旅而向瑞之師已掛南門而
還矣
○楚子伐鄭九年貞救鄭 上加伐鄭盟下加代鄭成兵
年同
同上 曰云楚伐而不救所以救楚謀傳云楚救而不戰
未嘗云楚伐而不救如出如題宜主楚伐而我已歸矣楚救

而我歸矣
出盟戰楚子伐鄭不戰伐鄭處比即盟亦同
○伐鄭盟戰 伐鄭蕭魚
大意如華成功於外亦須洽但不可截然二段
○盟戰 蕭魚
鄭主謀以救外而以服武與伐鄭尚魚他服何別且傳中明
曰下書尚魚之會以美之不若同上 鄭漢傳為確
伐鄭盟戰知楚處比化宋子展
用善謀以救外用邪謀以致伯其得失異也
盟戰 尚魚知盟盟宋 公申向戌
駕外交外之得失其功與禍可睹也
盟戰 尚魚 夷儀 重丘
紀駕外釋深之事政屬詞而美惡見矣
下書尚魚此如下文所照云句滋味在兩個請成而許之上

○辨三駕混題
貞伐鄭傳有侵裝獲無尚魚於尚魚則主比矣○盟戰傳云
侵裝獲亦云批良帶公申止多貞救乃楚報救之各傳云此
楚有貞伐鄭○貞救傳只有伐鄭盟戰及一駕伐鄭去蕭魚
等此○毫北傳有舍之侵牙他傳云○尚魚傳有批良帶
公申及楚子伐鄭去貞伐鄭
楚子伐鄭
楚在盟戰傳即出亦云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正其不戰
而許不可云楚伐而不救即禍只此起

之天正也諸侯之大夫
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晉人 比 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 貞帥師伐鄭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
有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德嚮
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
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公而欲息
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
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
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
蒸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

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
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
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
以獲公子燮持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
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請以見
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
境上以待強者而
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 使士句來聘

丁靈王 九年 晉悼九 齊靈十八 衛獻十三 蔡
酉八年 景二十八 鄭簡二 曹成十四 陳
哀五 杞孝三 宋平十二 秦景十
一 楚共二十七 吳壽慶二十二

夏季 亦宿如晉

春秋十一 卷

十一

經於恃夷主分而外之傷中同也
與鍾離同今感傳往與之會而主吳正是不能抗也但此堂
晉悼方盛時講詞頗有斟酌蓋悼不近致速困楚不知楚困
而吳安也

見戰於鄆傳以命將叔之重勿作齊詞僅陽楚與國通其要地
借以居守傳謂人從楚固為不義句然彼傳楚原主城唐
穿以前事

十二國伐却一駕牛首十
借王兵加於式所以致外而傲之也

主盟厥傳要皆華則魏終以不必齊先勝只點起
殺○伐比鄆晉大夫來谷皆司寇

二聖俱成而却敵其折衝素也
事奉楚見得鄭或如此不重其事迹亦須先把握勢張吳方
是勝十里之雅

○伐比鄆展禽夏位時子產
同上或以鄆非受兵固分則展禽却敵國之兵子產勝于
里之雅細玩却兵勝難只一事假使子產當日語詞以應晉
鄭必受兵矣

○合歸子產夾名孔子

同上子產執政孔子揖相俱發本強意
或出秦晉圖却地武取鄆於鄆也左傳方謂訂不能用姓
武可謂本強矣豹以忠衛國與偃息談味亦云○曰有夾
谷云鄭題子貢非卿大夫又非却兵未安今移載後作此○
近出圖却地武衰委周佐夾谷孔子素與子貢而此尤謀

○成虎穿貞卦

諸侯逼式以致外較不義甚矣
玩傳則城席時已有罪諸侯意但傳至此因復係却而始
於其意耳作文頃就駐師拒險以偏意喫紫於揮墜入於前
志意方有味傳非責其不能斷楚之路為却敵特於其志在
區郭不在敵却耳志字極重義不又字正相應天下惟義可
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偏人一念全無分毫保恤他的意思
則彼固冰義而我可謂以義服之乎係郭與書救西書法遠
倒郭固分地云云是解書法文中不必入書

諸侯擬險以逼武春秋進書以罪之也
加十二國伐却十主伐而後成句一串作
○貞救却

經錄外夷恤式所以形逼武者之罪也
以收形成痛楚曾制楚之不若意只罪晉非子楚不可用遺
義字

成虎穿 成虎穿 加貞伐只子書法后輕帶
春秋筆削却地而矣險扼險之罪均見矣
主傳有二段以虎穿起叙起雖分作抑揚重本服為妙

五月之酉夫人姜氏薨音註 姜氏成 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

比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齊世子

光伐鄭 簡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音註

戲 鄭地 音義

鄭之見伐於楚子願欲從楚子展曰小國
無信兵亂口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
使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
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
列國脩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告疾于虎牢
肆青圍鄭七人恐乃行成句偃曰遂圍之

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吾三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
猶愈於戰暴國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
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
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
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
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 音註 艾魚
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廢反

楚子 共 伐鄭 簡 出

戊靈王 十年 晉悼十 齊靈十九 衛獻十四 蔡
景二十九 鄭簡三 曹成十五 陳
景十

共二十八 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 比

春秋十一卷

成虎年 貞伐 晉伐九 成虎年 貞伐

同上 貞伐晉伐只作待盟事與下貞伐相對不重
○楚郭伐 鄭師伐流楚不義城序年偏郭晉伐郭一駕
成虎年 前志

諸侯扼險以逼近夷之國非服人之義也
主郭人從楚一段則傳中一串作不可以城成分股收城不
係郭而成係郭
加貞救同帶收○考首二此亦同
以至自伐郭十年
主盟威傳楚師救之而不與戰○加貞救更完○再加伐郭
十年牛首亦同

士 你三軍
經紀大夫變兵制而示失權之戒焉
自三軍惠之也至是以謂之作命作三軍之寔其明年至
可知矣是兵制去公室之驗昭定又其禍也而兵制不可去
公室有天下國家所宜蓋二句極重乃至人書其作舍之正
意至此作文 曰益乘曰不征見季氏之罪尤甚曰文宣以
來見失政非一日不可專魯公 魯本有三軍但向屬公
今始屬私故曰季氏分國民為三三家各有其一又各以
其父兄子孫分而為刃季氏取四分故曰不征孟孫取其
子弟之半而以三分歸公叔孫悉取其子弟而以父兄二分
歸公

○敗師季定侵陳并孫救徐孟孫救
現內卿更將見兵制猶屬於公矣

以信公說起將三段緊連提斷權之在公室練作三軍
作三軍 入鄆 鞅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春秋所以謹之也
如單下二股於中力驗不可作兩脚
加敗師侵陳救徐只以信公之初叙起○加壘陳救徐委委度
則文宣以來向再加戰鞅政在私門城費襄幼弱季孟張俱
同

○入鄆 鞅聘
兩餘內君之失民而兵制重矣
俱根季氏不征來不必以上為臣強下為君弱提起提斷事
寔畧分也
或出茲侵陳救徐入鄆鞅聘三軍未作之前屬公三軍既
作之後屬私未整○或出反敗師救徐徐徐入鄆約
救晉揭侵齊上更師以出下各將其屬然傳云各有其一是
辨化三軍事實各將語
作三軍 入鄆 鞅聘 舍中軍 孫齊 春王 去入
鞅聘同

春秋謹大夫之步兵制蓋失權之禍也
起手便以書其作舍叫起提做提証提收不可強為分項
只入鄆鞅聘孫齊春王以君民俱制于臣說不可分繳作舍
作三軍 用田賦
兵制變而示謹權之意田制變而示重本之意
史克之頌有若之對○上易舍中軍未嘗舍傳重新斷不命
謹權

齊秋謹大夫之步兵制蓋失權之禍也
起手便以書其作舍叫起提做提証提收不可強為分項
只入鄆鞅聘孫齊春王以君民俱制于臣說不可分繳作舍
作三軍 用田賦
兵制變而示謹權之意田制變而示重本之意
史克之頌有若之對○上易舍中軍未嘗舍傳重新斷不命
謹權

齊秋謹大夫之步兵制蓋失權之禍也

邾子 立 滕子 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齊世子 靈

公會吳于相 音註 相音查 楚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音註 偃陽妘姓國今 彭城傳陽縣偃

音福又音通○此通 吳晉往來之道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 平 衛侯 曹伯 莒子 比 邾

子宣 齊世子光 靈 滕子 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伐鄭音註 此悼公三 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音註 賤者也

以賤者而曰殺三卿鄭之失 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按左氏鄭公子駢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
空駢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洳司氏諸氏侯
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
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王朝不稱大夫程
氏以為夫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
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
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
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
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 音註 喪去
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齊秋謹大夫之步兵制蓋失權之禍也

齊秋謹大夫之步兵制蓋失權之禍也

齊秋謹大夫之步兵制蓋失權之禍也

舍之侵宋 舍之即子展

式國竹致伯之諫不信而自來矣

後傳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雖指楚卻伐宋服於玩左傳子展語則所謂從子展之謀寔始于此乃后日既同又疑殺於雖不可便將不信斷然純善失謀全不照顧不信亦未是舍之侵 舍伐鄭二駕

兩現致人之兵而得失異焉

連比題也鄭致晉而與之晉致致楚而救之子展知營

舍伐鄭二駕北林十一 此比與三駕年字數俱同即出宜主三駕節

或連公至伐出便有分別主伐而即至不戰作詞用左傳事

實別之 此傳命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要根子展之謀

尚有何載書可恃乎 只楚鄭伐宋同但不用書同書法蓋復二書要說

經紀伯信之同將以顯式國之異也

式國故為失信之諫以從伯見盟不足恃矣

春利十一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音註

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稱者為天下城之也

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

緣陵不繫之祀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

國之辭也邢鄆邢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

國之辭也○楚數救鄭矣宣元年為賈二年

聞椒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

子中皆不書於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伯

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

陳書救鄭見楚 之終失鄭云爾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戊而繫

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子國

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

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

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

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

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諱也

駐師扼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戊焉猶

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戊而繫鄭

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

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繫鄭於

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

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

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不若也亦可謂深切

著明 也哉

公至自伐鄭

已靈王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 齊靈二十 衛獻 成十六 陳哀七 杞孝五 宋平十四 秦 景十五 楚共二十九 吳壽慶二十四

此全傳題蓋子展之謀直等到尚時方與晉師謀致

盟不足恃矣 晉師正指三駕代鄭之師則盟正備以行其謀也通叙過重

意比 伐宋 伐鄭尚也致晉師而後與之

取主同下矣信推誠比細玩同上從傳亦安

意比 伐宋 伐鄭尚也致晉師而後與之

向也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虎牢今

輸精奇言與武子分說

自是二策不得緊指不戰蓋息乃陰息之息非休息之息

○蕭道

即伯主服武之好見推誠之效矣

鄭不可信重提超跌下方有力至孔誠能感人也要味噴得

出

伐鄭盟戲去同三伐鄭肖漁會申

謀與誠合所以服內而駕外也

流水做下畧之中國所以不請若以鄭多反覆也鄭所以不信者以楚敢爭衡也悼則彼以疑我以信彼以力我以謀

鄭之未貼而楚爭也則謀于楚及楚之道救而鄭服也則為之推誠由是楚疲于駕而鄭久于從矣

加批良霄以納三伐鄭內○大率此處題有批良霄則以三伐鄭為不戰而以批良霄為成功字批良霄則即以盟戲為不戰而以三伐為成功

只以批良霄批良霄會申亦同批良霄會申不是驗乃駕外服內實事

三伐鄭駕肖漁服

司申 大傳只主駕楚半也然肖漁自是服鄭事如何混扯

十二國伐鄭息民三伐鄭不戰

伯主河息民休兵之策其制勝必矣

舊擬楚子伐鄭九為息民不思左傳云晉侯歸謀所以息民者是謂盟戲之役歸與楚伐全在于止以左傳附錄于楚伐之后遂出此此大誤且楚伐此同說方主盟戲傳為行不戰

之謀而在此傳又作息民蓋見矛盾今止出九年伐鄭去盟戲則多不戰事主伐鄭而歸謀所以息民較可

舊題伐鄭盟戲楚子伐鄭歸○楚子伐鄭歸三伐鄭蓋○

楚子伐鄭歸成鄭救虛俱誤宜刪

盟戲 貞叔鄭 貞侵宋 取 或只貞叔鄭貞侵宋

上二此是不戰下二此主大命許氏云晉謀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焉取却而不討楚侵宋取都俱在肖漁后豈先服楚而后息民乎不通甚

戊陳終 成序卒貞叔堂

舊主成陳之後魏鋒陳和戎之策修民事田以時出左傳明有息民事在盟戲后不可他求以成陳又與和戎至于

江西本此題以成之美惡此稍通然須去貞叔

○執良霄 會申

舊外屈內從之寢而知伯主駕服之善矣

雖出楚屈鄭服要善所以屈服也

貞侵宋十二年伐鄭十九

上此報晉之取鄭也保可作楚及下此子孔欲叛晉而謀卒不行亦見鄭服但不見二十四年意蓋傳意全重二十四年

上見誠能感人之至

蕭道 會申至此始背晉

伯好有以空內之誠而誠之感人深矣

加貞報伐宋楚即伐宋作鄭不可信事完

作三軍音註

此志三家分 公室之始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

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于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

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

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車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

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

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郟又其後享范獻子

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

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

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齊世子光

靈 莒子 犁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 伯 小邾子

伐鄭音註 此悼公三 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音

註 亳城鄭地 亳蒲落友

楚子鄭伯伐宋

晉侯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齊世子光

靈 莒子 犁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 伯 小邾子

伐鄭音註 此悼公三 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比公至自伐鄭音

註 亳城鄭地 亳蒲落友

楚子鄭伯伐宋

晉侯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齊世子光

靈 莒子 犁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 伯 小邾子

伐鄭音註 此悼公三 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比公至自伐鄭音

註 亳城鄭地 亳蒲落友

楚子鄭伯伐宋

晉侯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齊世子光

靈 莒子 犁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 伯 小邾子

觀激勢之強弱而用人之效見矣

上知儲理終下至極囊无上下隨易比同皆易認故不詳

錄

外夷臣使臣善謀屈之也

主前與傳僅執告絕之使以洩其忿可見無能為矣側晉悼

作

